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四

徽宗皇帝

金兵上

宣和五年五月辛巳契丹有張瑴者平州人也第進士延福中授遼興軍節度副使會民兵殺其州節度使瑴以經撫功州人推之權領州事燕王死瑴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人馬千疋招豪傑潛練兵馬偽蕭后遣太子少保時立愛知平州瑴拒而不納金人既下燕首問瑴曲折參知政事康公弼曰瑴狂妄何能為宜示不疑圖之未晚也遂授瑴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將發左企弓等黏罕曰我欲遣兵擒張瑴而行何如公弼曰君加兵是趣之叛

也以弼昔居此州知瑴往偵而圖之遂見瑴諭金人之意
瑴曰契丹入路自金人之興今獨平州存耳最有異志所
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而歸公弼道其語黏罕
信之改平州為南京加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天會改
元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民有私訴于瑴者曰左企弓等
不謀守燕而使吾民離散如此今明公盡忠遼國免我遼
者非公而誰也召官屬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出没松漠
之南金人所以全軍急趨山西者恐契丹議其後也明公
仗義迎天祚圖興復先責宰相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殺
之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
兵外借南朝之援何懼乎哉曰此大事也當審畫以翰林

學士李石明智召而問之石以爲然遂納函府左企弓曹
勇義虞仲文康公弼數其罪斬之稱保大三年畫天
祚像朝夕朝謁事無大小告而後行止稱契丹官秩以榜
諭燕人令各安堵如故應留宅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
燕人患遠遷得之莫不大悅襁襁南來至京師

此據金盟本末及亡遼錄修入

石與高履因詣燕山說王安中令招納張瑴石改名安弼
履常爲三司使改名黨石黨皆燕山人先嘗被虜後緣瑴
得歸意欲朝廷與金人變盟則雖復來取之必不遽也其
說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地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
帥臣張瑴又文武全材若爲我用必能屏翰王室不然則

恐西迎天祚北通蕭幹併爲我患燕山豈得安予安中亦以爲然遂具奏乞行招納且曰臣敢身任其責事關軍國利害大計不敢不言仍差官伴送安弼及黨赴闕又延康殿學士提舉太乙宮趙敏脩者故遼國宰相李儼之子處能也先在海島爲僧蕭后詔令歸俗乘馹赴闕將復用之行次平州聞金人已取燕遂越境來歸賜第京師其母邢氏等亦自平州至敏脩及安弼黨三人者日夜詣王黼白事朝廷多從其說云 上初聞瑴叛金國以御筆付詹度曰金國自燕山遣人平州即日復回云張瑴領步騎五千壁松亭關抄其車乘不敢前及聞平州止稱舊府用保大年號已殺其相曹勇義等四人聲言不順南朝亦不歸金

國及四月二十七日輒遣兵奪清化縣權鹽阮鐵板等物觀此則殼之不歸金國甚明而所以款附本朝之意蓋亦未見若不稍與羈縻必爲邊患雖未可明示結約要須預加撫諭可因人諭意然不可泄殼方外連韓慶民等招誘遷潤等州以拒金國成敗固未可知爲我之計正當用卞莊刺虎之計坐觀其變以爲後圖所慮貪功倖進苟希目前輕失金國所當深察度今殼之姻家王倚者諭之殼遣張與祐來度復奉御筆云營平納款雖在金國入關之前然其後朝廷累次計議金國終不見與又張殼固嘗臣服金國用其年號又嘗改爲南京矣本朝初與金國通好比者誓甚重豈當首違況金國昨在燕京所以不能即討平

州正緣金兵處關中而瑴外振榆關入我以重兵壓境且舊部尚在是以彼姑涵容今金兵既已出關他日若自興中府或東京之西討伐平州則瑴蕞尔數州恐未易當况我師既已解嚴舊部又復狼狽如此秋深金國歸師正是得志之時在我豈當妄有舉錯為今之計正合坐觀其變以為後圖然聞瑴欲通韓慶民結連四軍併力窺燕則不得不慮理當速示羈縻卿可慎選有材智忠信之人二三輩令密諭瑴意許之世襲度因與祐歸以上意語之未行間又承御筆聞四軍林牙張瑴在居庸關北及平灤州中京集衆止留金國車乘縱還金國所遷燕京人口并意欲為我彊之患要須經畫為善後之計議者謂四軍林牙以

嘗爲我敵雖欲翻然寧不畏禍張瑴久欲歸附以所許不逮郭藥師未厭其欲遂爾遷延敕詹度密遣人誘致令率衆歸附當厚以金爵畀之于是朝廷又聞遼民得歸至詔王安中詹度加郵錄士大夫之可用者復百姓田租三年瑴聞之大喜遂決策來納欵焉　六月丙戌知平州張瑴遣人詣安撫司納土金人聞瑴叛遣闍母國王將騎二千來討瑴帥兵迎拒于營州金人以兵少不交鋒而歸大書州門有今冬復來之語瑴即妄以大捷聞宣撫司　七月戊午起復太尉武信軍節度使上清寶籙宮使兼神霄玉清萬壽宮副使直睿思殿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使譚稹爲檢校少保依前武信軍節度使上清寶籙宮使

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司　始童貫蔡攸歸自燕山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　鎮爲宣撫使令駐河東交割金人所許山後雲中府及朔武蔚應等然金人以其地多要害不欲與我俱沉浮其詞而我使人且皆昧利求寵欺誑朝廷朝廷因是日夜益生希覬　鎮既出至太原經營山後會天會初立未暇治山後故朔武蔚應等州皆通欵于我朝廷以　鎮有嘉靖之功因遷其官前此　鎮爲宣撫使但分治河東及貫致仕　鎮遂兼治三路云　己未太師　蕪領樞密院事神霄玉清萬壽宮使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徐豫國公童貫依前太師除豫國公神霄宮使致仕

八月乙未王師大敗契丹將蕭斡離不于峯山

實錄在二十一日今從金盟本末

燮離不者蕭幹也金人既失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為神

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

封氏編年係此書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時奚人飢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舜臣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啓度郭藥師等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嶺殺傷大半從軍之家悉為常勝軍所得招降奚渤海五千餘人此金盟本末所載生師阿魯太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等幹遁去尋為其部

下自得哥所殺傳旨河間府安撫使詹度上之　初王安
中令李安弼高黨詣朝廷乞招張瑴已而宣撫司以瑴破
毋旋書聞瑴又遣其弟來通款朝廷遂授瑴泰寧軍節度
使世襲平州其屬衛用趙仁彥張鈞張敦固皆擢徽猷閣
待制令安弼齎詔還平州仍以金花牋御筆付其弟令面
授瑴時外庭莫知其端趙良嗣獨抗章言國家新與金國
盟況金國方彊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乞斬安弼朝廷
不從良嗣坐此亦陰得罪瑴聞安弼等至大喜率官吏郊
迎金人諜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朝廷所賜詔旨皆為金
人所得瑴挺身走欲間道歸京師其弟懷御筆等將奔燕
山以其母為金人所得復往投之而瑴母及妻已為金人

所戮弃得穀弟所懐御筆果大怒自是歸曲朝廷薮道燕山郭藥師留之匿姓名寄常勝軍中金人累檄宣撫司取穀宣撫司具奏朝廷密令發遣安中等言必不發遣則金人遂啟兵端朝廷不得已命安中縊殺之函首送金人張令徽等皆切齒朝廷而常勝軍亦解體矣　十二月乙巳金國賀正旦使盧州觀察使郜守堇高居慶副使太中大夫大理卿楊意見于紫宸殿奉議郎太常少卿連南夫爲金國接伴使武翼大夫吳子厚副之　六年正月癸丑奉議郎太常少卿連南夫伴送金國賀正旦使武畧大夫張撝副之　乙卯金國賀正旦使高居慶等辭於紫宸殿癸酉御內東門副次爲金國主成服　戊寅命校書郎連

南夫爲金國祭奠吊慰使武畧大夫張撝副之　三月金人常遣使詣宣撫司索所許糧二十萬斛譚稹曰二十萬斛糧豈易致耶兼宣撫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趙良嗣已許矣稹曰趙良嗣口許豈足憑耶終不與之金人怒及舉兵亦以此爲辭云

封氏編年附此於四月一日今并入此據五年四月十二日國書求糧十萬石金盟本末亦云譚稹不給所許金人十萬斛糧故金人愈怒封氏編年獨云二十萬斛不知何據姑存之

七月丙戌膳部員外郎王麟接伴金國謝嗣位使保州廣信軍豊肅順安軍廉訪使者馬擴副之著作佐郎許亢宗

為金國賀嗣位使廣南西路廉訪使者董緒副之校書郎衛膚敏為金國賀生辰使膚敏言金主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彼遣使而我反先之于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而候之脫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為然泊至燕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還

膚敏華亭人汪藻志墓此據墓志增入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再使

八月乙卯檢校少傅太尉武信軍節度使譚稹罷宣撫落檢校少傅太尉以本班命節度使提舉崇福宫任居住先是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州陳羽各以州來降宣撫司即用京為振武軍節度使雲中府路安撫使正羽並遷官因

任

七遼錄附見金人入燕後楊氏編年附此于六月九日

按五年七月七日譚稹遷檢校少保以連城次第輸款

故賞之正京姻來許必在五年七月七日以前已附見

彼今復出此

已而夏人舉兵侵占朔武地界稹遣李嗣本槃之兵數交

夏人未即退聽金人怨朝廷納張瑴屢出怨言稹又不時

給所許糧十萬斛金人愈怒遂攻蔚州殺陳羽及陷飛狐

靈邱兩縣遂蘇京等絕山後交割意朝廷咎稹置處方故

復起童貫代稹童貫與蔡攸又共排稹等尋貶稹順昌軍

節度副使致仕太師除豫國公致仕童貫落致仕依前太

師除豫國公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貫
是行實出太原名為代譚稹交割山後地土蓋以密約天
祚來降自往迎之也　九月庚寅命校書郎賀允中為金
國賀正旦使武德郎劉宏副之　庚子金國遣留使城州
管內都孛堇富謨古副使清州防禦使李簡見于紫宸殿
實錄有此十月四日辭五月二十七日詔旨差馬擴為
接伴金國謝登位副使擴自序亦云本紀因詔旨遂書
金人遣使來告嗣位擴七月八日王安中奏富謨古李
簡乃遣留使非告嗣位不知馬擴既名接伴亦稱謝登
位不稱遣留又不知實錄此何所據亦稱遣留不稱謝
登位豈謝登位遂兼遣留乎七月十二日差擴接伴時

可考

十月庚午祠部員外郎王昂接伴金國賀正使　十一月童貫遣保州廣信安肅順安軍燕訪使者馬擴知保州辛興宗使粘罕軍月末擴等至雲中府會粘罕已歸留兀室權元帥遣人來諭庭參擴辭以見人臣無此儀兀室曰譚宣撫時使人庭參我擴曰譚稹以凡庸不知故常為朝廷所黙數往還辯論最後兀室遣高慶裔來曰曰觀察既執舊儀此亦暫權元帥不敢輒見所言交山後事以國相請闕不敢專兼兩朝誓書各不收納叛亡貴朝先失約雖山後已許難以便交擴曰職官富户逃歸燕京乃振毀之罪本朝已斬殺首函送貴朝職官民户多隱山谷間已見者

相繼違前未見者方行根括如貴朝言山後別無經畧及
交蔚州後縱軍馬攻取本朝恐致紛競姑令戍守者罷歸
貴諱稹再委童貫經理若大國每如斯則兩朝和好何時
可成慶裔曰前者人言蔚州有賊本朝遣兵剪除及得貴
朝移文即已令山後疆土已許諒不食言但貴朝亦須常
敦信誓前棄職官民户繼踵發來事無不遂也即以牒遣
使人回貫詢擴入境所見擴對金人訓習漢兒鄉兵增飛
孫靈部之戍數指言張瑴邀索職官民户實有包藏禍太
師連營邊備貫不能用　七年正月丙申金國賀正旦使
盧州觀察使李董高居夔副使太中大夫大理卿楊意見
于紫宸殿　禮部員外郎鄧溥借太常少卿充送伴使

是月故遼國主天祚爲金人所擒始天祚竄入陰夾山不能出童貫日夜爲上謀謂天祚在必生後患乃間遣人誘之天祚心素修多慕中國故其失勢也不顧來歸始得一蕃僧者令支御筆絹書通之因得還報初甚密也往來既數則又張皇矣其往來皆由雲中故金人盡知適欲其出是以不顧也及天祚許歸乃改書爲詔示欲臣之且約歸則待以皇兄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居之樂三百人禮待優渥天祚大喜於是約期在接童貫是以落致仕出使河東密迎之金人每以力不能入陰夾山恨其不出必得之蓋欲以絕其國人之望而天祚者適畏粘罕據雲中屯兵以抗其前故不敢出及納期之際也忽報國相歸

金國稟議以兀室代雲中元帥職而去矣天祚用是益坦然遂領所得契丹之衆并携其后妃二子秦趙王及京屬南來如入無人之境及才過雲中則兀室懋以大兵邀其歸路又報黏罕適已回雲中矣故爲其追襲一擊而天祚之衆潰勢不能還且畏中國不可伏乃亟走小骨碌帳中

此據蔡絛紀實稍删潤之絛自云亡遼錄馬擴自序其間載擒天祚事極踈略按童貫再爲宣撫往迎天祚諸家文字俱不能知惟絛有此

金人既破小骨碌以未得天祚遣使謂童貫曰海上元約不得存天祚彼此得即殺之今中國違約招來之今又藏匿之我必要也貫拒以無有即又遣使迫促貫語大不遜

貫不得已遣諸將出境上投之曰若遇異色目人不問便殺以投使人會金人自得天祚事乃急　三月辛丑先是童貫常問馬擴常勝軍且為患欲消之如何擴曰誠知必爾然今金人未敢肆而知有所忌者以有此軍也若遽消之則不特金人窺我兼此軍必變是自生一秦莫若且撫而用之貫曰其術安在擴曰今藥師之衆止三萬餘人多馬軍武勇太師誠能于陝西河東河北選精鋭馬步十萬分之為三擇智勇如藥師者三人統之一駐于燕山與藥師對一屯于廣信軍或中山府一駐于雄州或河間府犬牙相制使藥師之衆進有所依退有所據則金人雖肆豈能遽前貫曰善第十萬人未易得我當徐思之　是月童

貫自太原真定瀛莫入燕山犒常勝軍奏請河北置四總
管中山府辛興宗真定府王元河中府楊惟忠大名府王
育令招逃卒及刺遊手之人為軍蓋用馬擴之言也
擴言已附六年十一月末
又請耑委蔡靖知燕山府召王安中還朝皆從之　五月
乙未奉議郎舒宏中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劉發為金國賀
生辰使副尋改命校書郎衛膚敏代宏中通直郎吳安國
武翼郎王觀為正旦使副　九月壬辰金國以大祚成擒
遣渤海李孝和王永福來告慶是日至國門詔宇文虛中
高世則館之其實彼將舉兵先使覘我也時河東奏粘罕
至雲中頗經營南寇詔童貫再行宣撫貫既受詔未即行

曾張孝純奏金人遣小使王太原欲見貫議交割雲中地
上願信之詔趣貫行無留
此據蔡絛紀實增入絛云貫遂亟行實七年冬然則貫
發京師必在十月初小使事詳具十二月十六日貫自
太原遁歸時封氏編年十月一日貫至太原遣擴與宗
恐月日太早今不敢遣擴合附十一月十二日
乙未實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吉州安置聶山授朝政郎秉
驛赴闕蔡攸薦山將使守雲中故也時金人欲犯中原其
謀已深懼我為備且揣知我必欲雲中故多以好詞以入
我然諜報已詳于是預謀雲中守攸乃薦山遂召之
此據蔡絛紀實錄又封氏編年九月二十七日乙未清

化縣榷鹽場申燕山府言金人擁大兵前來紛掠居民焚毀廬舍時宣撫司蔡靖與轉運使呂頤浩李與權等修葺城隍團結人兵以為守禦之備使銀牌馬飛報朝廷兼口合屬去處是時大臣以為郊禮在近匿不以聞恐礙推恩奏薦事畢措置未晚但口大事委邊臣未嘗以廟謀留意

十月己亥賜金國人使宴

詔旨當是九月二十四日告慶使

十一月乙亥詔遣金國回慶使副　戊寅先是童貫至太原遣馬擴辛興中使詣雲中使黏罕軍諭以得旨且交蔚州飛狐靈邱縣餘悉還金國仍覘其國有無南侵意

月戊午擴等行及境上金人止之曰必得元帥指揮乃可入居數日黏罕令吏卒無越境但許三人從行仍嚴軍以待擴等既至黏罕遂趣擴等庭參擴等詞如初黏罕曰使人今御朝廷之命抑宣撫司所遣耶擴等不能荅皆拜之如見國主禮首議山後事擴等曰此事當決久矣中間緣童太師請老譚宣撫初不知曲折所以宿留至今主上黙譚宣撫復用童大王為與元帥國相皆首尾主張和好大目庶此事早畢請問交地之期黏罕笑云汝家更無人可委止有此輩耶山後疆土初為大聖皇帝與趙皇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數不謂大聖皇帝崩與櫬未歸授地未畢貴朝已違誓約陰納張瑴收燕京逃去職官戶口本

朝果以牒追第虚文見紿令待與貴朝吾辯是非一二擴
等觀黏罕雖自擒天祚之後為劉彥宗余覩蕭慶輩所怵
然意尚猶預會隆德府義勝軍叛王稟耿守忠追擊不獲
其二千奔大金具言中國虚實又易州常勝軍首領韓民
義怨守臣辛綜率五百餘人見黏罕曰常勝軍惟郭藥師
有報國心如張令徽劉舜仁之徒因張瑴皆缺望由是彥
宗余覩輩力勸南朝可圖仍不必以衆因糧就兵可也黏
罕于是決意入寇而有是言擴又曰童大王令來白國相
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輒從李石張瑴之請主上亦深悔之
願國相存舊好不以前事置胸中乞且交蔚應兩州靈邱
飛狐兩縣即除衆奉命若留聽則明示其期黏罕笑曰汝

尚欲兩州兩縣耶我若與汝則并西京之民又不可留矣且山前山後我家地復奚論汝家州縣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辭我自遣人宣撫使矣翌日館中供具良厚撒毋笑曰待使人止此回矣蓋是決入寇之意也　十二月戊戌金人破檀州　己亥馬擴等自雲中回至太原以黏罕所言告童貫驚曰金人初立國邊頭能有數許兵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金人深憾本朝結納張瑴又為契丹亡國之臣所激必謀報復擴固嘗關白獨未蒙信聽耳今猶可速作提防然貫先已陰懷遁歸意矣　金人破薊州接伴賀正旦使吏部員外郎傅察為金人所殺先是金人來失盟朝廷以故事遣察迓使人于薊州王田驛韓成

欵察至界上彼怨期不至斡離不擁大兵遽入雁遂執察等責令報拜自副使蔣堊以下皆羅拜臣服察猶不屈以兵脅之亦不顧斡離不曰我以南朝天子失政故來弔伐察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拱戴爾欲敗盟以此為兵端爾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為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有死而已勝不可屈也斡離不大怒起察死之　壬寅金國使副王介儒撒離栂至太原出所齎書說張敦諭盟等事及太子國相已興兵其詞甚倨童貫亦厚待之曰如此大事何不早告我撒栂曰軍已興何告為國相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路入不戰一人止傳檄而定耳焉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滅契丹亦藉本朝之力今一

旦失盟發兵相向豈不顧南朝百年累積之國亦稍飭邊陲安能遽侵撒栂曰國家若以貴朝可恃不長驅也移牒且來公必見之莫若童大王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存宋朝宗社乃至誠報國也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為即與參謀宇文虛中范訥機宜王雲宋伯通等謀赴闕稟議

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京師　郭藥師以燕山府叛執安撫使蔡靖都轉運使呂頤浩副使李與權提舉官沈琯等金人既得契丹地因分兩道燕山之東平營一帶斡離不主之雲中之西北黏罕主之既欲敗盟自秋冬探報甚密然中外多不知也蔡靖亦密奏凡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若以為不實則乞早賜重行編置然終不報初蔡攸從中

力主藥師每以爲忠信無比又群小但取于動中外窺聽
故終不爲之備當是時雖金人不犯中原藥師亦反中國
亦不能支及金人謀入寇既點集藥師亦點集貫既在外
攸告於上者惟仗藥師必能與金人抗不足憂也故内地
畧無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捕羅者得其通金
人書繳上之皆不省斡離不以兵入藥師初亦出未戰而
張令徽先降藥師因亦降遂回燕山因靖等迎金人投拜
是以中國束手無策

自郭藥師叛以下據北征紀實兩篇所載刪脩增入

丙午斡離不至燕山郭藥師率衆迎之還謂蔡靖曰太子
有令南宮不殺令悉出降靖曰既就執矣尚何降也後兩

日幹離不遣蕭三寶奴王汭張愿恭來謂靖等曰太子語君切忘然坐南朝渝盟耳達及張覺幷納叛人歲幣事其間語多指斥衆不忍聞且曰大學南朝賢自將大用靖曰靖一書生蒙陛下不次拔用位視宰執而不能守一路可謂至愚不肖何足用哉

已上並據金盟本末其間語多指斥衆不忍聞以沈琯南歸録增入

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加義勝軍等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萬餘人官給錢米贍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之久之倉廩不足以繼而怒官軍又罵辱之其心益貳俟釁且發至是金人南犯朔武

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于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亦爲内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金人至忻州忻守賀權開門張樂以迓之黏罕大喜下令兵不入城　己酉知中山府詹度奏金人分道入寇是日連三奏至京師朝廷失色　辛亥斡離不引兵向關以郭藥師爲先驅斡離不令所過州縣無得擅行誅戮　己卯斡離不攻保州安肅軍不克　戊午金人圍中山府詹度禦之是日皇太子入朝賜排方玉帶上時已有内禪意矣　餘見内禪　十二月己未通直郎陜西轉運判官李鄴借給事使金人諭以將内禪且求和　初童貫既歸自太

原金人又遣兩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天子遂創以小使之
禮大臣自見之于尚書省廳事昔未有此也纔就位遂大
不遜曰皇帝已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弔民伐罪大軍兩路
俱入白時中李邦彥與蔡攸等俱失色不敢荅徐問如何
可告緩師者使人因大言曰不過割地稱臣爾大臣又俱
失色不敢荅遂議厚其禮而遣之攸弟絛說攸曰北覘我
爾無過揣我虛實強弱宜以行人失辭而斬其使使彼罔
測不然且因之不可使知吾情實攸不聽蓋執政議恐激
其兵之速也時鄧上書因具論強敵之情僞請奉使議和
上大喜獎借甚至鄧丐金三萬兩而朝廷艱難之遂出祖
宗內帑金寶二各五千兩命書藝局銷鎔為金字牌子遂

援鄴而去　庚申上禪位于皇太子　辛酉金人犯慶源府　癸亥詔遣何灌將兵二萬同梁方平守濬州河橋以探報北兵漸逼故也　甲子圍太原府　武漢英從斡離不入冦備見斡離不得中國人初不殺曰此皆我人也行將至真定漢英說之曰某猶不知大國用兵之意况中國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觀所擒獲皆不殺人安得户曉謂如某等者使得諭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下也斡離不大喜迺多出文牓命漢英出塞俾誘諭諸部漢英用是得出迺徑走闕下具以敵情告朝廷曰金人之謀深矣謂中國獨西京兵可用爾今以黏罕一軍下太原取洛陽要絶西京援路且防天子幸蜀斡離不一軍下燕山真定直擣

東都二軍仍會于東都而後不遜也漢英適至是時方内禪天臣憤嫉益猶豫戰避之議皆未決又都城新法城面守具乃舊法樓櫓新法城面小而舊法樓櫓大大既不可施若截而半之則小又不可用雖有木植計工木匠五千人一日方得完時斡離不已報將至真定矣城中既無將又無兵惟有健勇二萬復發往梁方平拒三山大河迤邐前去往往上馬輒以兩手促鞍不能施放大凡倉卒如此不暇悉數

此據蔡絛紀實附見十二月末要見北兵至真定的是何日李綱所紀陳良弼云云在明年正月四日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四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五

欽宗皇帝

金兵下

靖康元年正月丁卯金人犯濬州內侍梁方平領兵在黃河北岸敵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岸守橋者望見敵中旗幟燒斷橋䌫陷沒凡數千人敵因得不濟方平即遁何灌軍亦望風潰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初敵至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具言州縣無備邀取金繒暴宮禁問事者皆藥師之為也議親征見李綱守城己丑聞粹離不兵抵河濬州不守夜漏二鼓道君皇帝車駕東幸出通津

門道君皇后及皇子帝妃等相續以行命平涼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范訥統勝捷軍扈從百官多潛遁　己丑金人作筏渡河逼京城　癸酉斡離不軍至京城西北屯牟駝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其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于其間金人兵至境移其所藥師導之也敵騎口河梁方平燒橋而遁兵不得遽渡取小舟能容數人者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集也旋濟旋行無復隊伍既據牟駝嶺獲馬二萬匹笑謂沈琯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輩豈得渡者是夕金人攻宣澤門　詳見李綱守城　以尚書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假工部侍郎充軍前計議使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高世則副之望

之即行少頃敵亦遣吳孝民至舉鞭與望之遂相揖約孝民至城西相見是夜望之與世則縋城下入何灌帳中北使二人亦至孝民因言欲割大河為界副以犒軍金帛望之與辨論久之孝民不荅遂與望之來開遠門入至都亭驛已過四鼓　甲戌鄭望之高世則入奏使事退引見金使吳孝民跪奏曰上皇朝與大金結約海上復遣盟誓皆已往事今日少帝陛下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懽好可也向者李鄴來議割獻三鎮事皇子今遣使人代朝見之禮願遣親王宰相到軍前報禮大金喜禮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議往往可罷少帝之稱自此始　上顧宰執未有對者李綱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同知樞密院卿李梲

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既退梲與望之再對上云若及割地則多與歲幣增三五百萬不妨望之次論及犒軍金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梲押金一萬兩及酒菓賜斡離不使人至斡離不南向坐見之遣燕人王汭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為趙氏宗社恩莫大也議和所須犒師金銀絹絲各以千萬計馬駝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為質梲等不敢有言但曰有皇帝賜金萬兩及酒菓斡離不令吳孝民受之夜宿孳生監金人遣蕭三寶奴耶律忠張愿恭三人來首言以我納張瑴故舉兵既聞上皇禪位少帝登極即

擬遣師弟詩南朝不來求和望之云貴國能以禮義與中
國通好豈不為美若一向恃強務欲并吞非至理三寶奴
云但南朝多失信須要一親王為質古亦有之望之云如
燕太子丹質於秦是也然不知周鄭交質其後卒至交惡
果為失計質亦何恤若以親王往萬一有感風露致不測
以人情言之貴朝亦不得不悔此事終恐無益三寶奴笑
云北朝以兵之所加為疆境今已至汴而皇太子郎君但
欲畫河為界而已望之云朝廷自來與金國交好以燕山
為藩籬內郡及都城不為戰守備豈事力誠單弱若皇太
子必欲以河為界此乃恃強有所邀耳且南朝得北朝地
不能守前日燕山是也北朝得南朝地恐亦然蓋人情向

背不同不若增益歲幣爲無窮利爾因許銀三百萬兩三寶奴不悅而退是日敵移壁開遠門　乙亥敵攻通天景陽阿一帶甚急（餘見李綱守禦）又遣游騎四出抄掠畿縣惟東明太康雍邱鄢陵扶溝僅存敵恥小邑不破再益騎三千急攻東明京東將董有隣率衆拒之斬首十餘級最後得金環者三太子也鄭望之等在敵營斡離不約見之引李鄴沈琯于其坐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牛馬萬足衣緞百萬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路地并欲宰相親王爲質望之辭以親王至幼沈琯謂望之乞遣郡王望之再三言之斡離不曰遣親王郡王各一人至河即還宰相候交物了及撥地畢日可還也斡離不出玉帶玉篦刀名馬

各一道三寶奴耶律忠王汭等來獻催使人回夜到驛望
之晚入對福寧殿具奏所言上令與大臣言之燕山都監
武漢英知信德府楊信功及李鄴沈琯等並歸自獻營中
丙子詔以金人入冦自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又詔大金
所需犒軍物數浩瀚朝廷竭力應副如供祀宗廟器皿亦
不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官之家已行告諭盡數供助尚
恐未能敷數忠義之民理宜體國將私家所有願助國用
者限目下户部尚書聶山送納又詔蕃衍宅諸王金銀絹
帛道官樂官伎術等官及五司官寮視曾經賜帛各家有
現在金銀只今納元豐庫若敢隱庇轉藏並行軍法諸宮
觀寺廟奉先普安諸墳六尚局諸司并開封府公用金銀

拘收納左藏庫中書省言中山太原河間府幷屬縣及以
北州軍已於誓書議定交割如有不肯聽從去處即將所
賜州府令歸金國詔令降詔　時蕭王及康王居京師上
退朝康王入殿毅然請行曰彼必欲親王今爲宗社大計豈
應辭避即以爲軍前計議使令張邦昌高世則副之上命
引王詣殿閣見宰執李梲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親王
送到河亦無他王正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
丁丑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目李綱力爭以爲金帛太
多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鎭割之何
以立國及李鄴行留三鎭詔書不遣徐爲後圖　詳見李綱
守議康王既受命日趣行曰此豈可緩耶世則乞備親王

儀衛稍重事體若示以弱益為敵所輕侮章不報　庚辰張邦昌從康王詣金營日午至夜分始達時敵騎交馳王意氣閒暇如平日李鄴高世則支和議書送伴蕭三寶奴等同行時四方勤王之師踵至日或數萬人四壁各置統制官糾集給芻糧械器甲立營寨團隊伍皆行營司主之

辛巳敵陷陽武縣知縣事蔣興祖死之　壬午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順天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范瓊將萬騎自京東來營於馬監之側王師稍振初勤王師未集敵氣驕甚橫行諸邑旁若無人解甲下鞍謂無與為敵至是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奠居矣　丁亥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制置

使种師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闕下餘見李綱守禦戊子李棁鄭望之入對上曰敵須金銀無數安得充數禁中珠玉多卿等可往議以充折也棁等既止王汭迎謂曰不知以何事來皇太子郎君録打毬冒風若有他議迨暮當相見若但言犒軍金銀此已改擇使者往矣無勞重議也望之度不可見即以上意語汭汭曰誰復敢言公歸試以來或可輸也望之曰今無成命萬一輸而不受望之為罔上柰何汭曰公如為皇子言汭命之輸吾亦一欺罔也但吾以好意相輸決非相紿耳望之等入城已過晡即入對上云珠玉當聚宣和殿盡數以往

乙未輔臣率李棁鄭望之入對上令至宣和殿閱所列珠

王命梁師成同棁望之津致金營　二月丁酉李棁鄭望之至金營金人先遣棁歸是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刼金寨以敗還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朝廷始堅守和議俟姚古來兵勢益盛軍中共議自遣使人往諭敵以三鎮係國家邊面决不可割寧以其賦入增作歲幣庶得和好久遠如此三兩還勢須逗留半月重兵盡逼彼不敢遠去刼掠孳生監糧草漸竭不免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直定中山兩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仲之謀師道言卒不可用平仲古之養子也上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授節鉞平仲意欲夜叩金營生擒斡離不奉康

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數日行路及金人皆知之金人先事設備故反爲所敗時康王及張邦昌留金營斡離不請相見帳前立本朝旗幟數百面又俘虜將校數十人以責邦昌邦昌云此非朝廷意恐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結集爲此舉耳斡離不曰謂我賊耶安得如許之衆相公但可諉爲朝廷不知耳良久罷遣歸所館有韓魯太師者傳斡離不語獨止鄭望之曰侍郎首來議和者今當往都統國王營因導之北行穿營柵屈曲可六七十里始至立寨處其實不出一二十里故爲迂回以示衆盛夜後始至與國主相見盡撤從者以刀仗夾衛而入既見國主曰侍郎首傳和議今頗以兵相加侍郎宜不得一死姑實言朝

廷所以用兵者何望之曰使人如前知朝廷用兵豈肯出城犯死國主曰然則眾何人望之曰以為勤王者自出意耶萬一朝廷所命則使者為欺大國若直謂朝廷命之攻耶萬一勤王之師實為之亦為欺大國若以實言即真不知耳令人墻壁外事耳目不接尚不能支何況身在郊外豈能知用兵者主名哉國王辭色稍定徐徐問勞望之且曰侍郎休矣明朝相見翌日望之回幹離不寨其下驚曰公頗得還矣張邦昌曰昨夕康王為公泣下蓋聞軍中語謂過國主營非善意也少頃望之從王汭丐歸汭曰公方主和而兵從之望子大王疑君心君知都統營之危乎今幸脫彼未可言歸也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質明出景

陽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敵騎出沒鏖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綱親帥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上初滿意平仲必成功既而失利宰執臺諫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敵所滅無復有者上大震驚有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蓋欲罷綱以謝敵也餘見李綱守議辛丑遣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知東上閤門事王球使斡離不軍齋李綱所留割三鎮詔書以往仍就迎康王壬寅以秘書省著作佐郎沈晦假給事中從皇弟肅王使斡離不軍乙丑王時雍高世則館伴大金朝辭人使是日康王自金營

還斡離不欲退師遣閤門使韓光裔來代朝辭之禮又遣團練使賈霆代別康王上令王辭所服犀帶付霆遺斡離不爲贈別王留軍中幾月數與觀蹴踘雜伎會姚平仲劫寨敵人以用兵責使者張邦昌恐懼流涕王止之曰爲國家乃憂身耶敵人莫不嗟嘆斡離不由是畏憚不欲王留更請肅王及歸都人爭迎觀之上喜甚賜予良渥　丙午制授康王太傅靜江奉迎軍節度使桂州牧兼鄭州牧康王是日金人退師　初斡離不長驅犯闕無與敵者自四方勤王之師大集城下我勢已振即有懼心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金帛數足遣使告辭就軍中錫宴遂行　戊申遣王球使河南大金軍前迎肅王　癸丑澤州

言金國相黏罕兵次高平初黏罕既破代析可求以麟府兵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遂圍太原月餘不能下適平陽義軍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既次高平朝廷震懼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一萬屯河陽扼太行琅軍之險以种師道為河北宣撫司駐滑州以姚古為制置使總兵援太原以种師中為制置副使援中山河中諸郡　三月壬午詔曰朕承道君皇帝付托之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社之靈守偹切缺久乃退師而金人要盟終非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黏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又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女朕

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稅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朕惟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當固守不忍陷三鎮二十州之民以偷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得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仍劄與三鎮帥臣　四月壬子以知應天府杜充為集英殿修撰知隆德府是日斡離不遣計議使賈霆副使冉企來就命王球引伴到闕時球至中山望都縣追還肅王斡離不以三鎮未下未令王回故遣霆等來議　五月丁丑王師與金人戰於榆次縣制置副使种師中死之初斡離不師還祇中山河間兩鎮兵民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

以矢石及之而退沿邉諸郡亦然師中因此進兵逼金人
金人出境黏罕之師至太原太原亦堅壁固守金兵圍之
悉破諸縣為鏁城法困之使內外不相通雖姚古進師復
隆德威勝扼南北關累出兵有勝負而不能攻圍于是詔
師中由井陘道與古相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獲壽陽榆
次諸縣時黏罕以暑度隰會西山之師于雲中所留兵皆
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兵散將歸告于朝廷大臣信之從中
督戰無虛日使者項背相望詔書以逗撓切責師中師中
讀詔嘆曰逗撓兵家戮也吾結髮兵間今老矣忍以此為
罪乎慨然赴敵墜岸下而死將士退保平定軍　八月庚
申遣刑部尚書王雲使斡離不軍應道軍承宣使曹曚副

之許以三鎮税賦之數　九月甲子金人陷太原　時朝
廷以姚古爲河北河東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引兵至威
勝聞黏罕將至其衆驚擾一夕遁歸隆德河東皆震人民
多奔懐澤間時諸路救兵未至師古兵最先進至榆次與
賊戰死之詔以李綱爲宣撫司督諸將救太原劉鞈副之
折彦質王以寧郭執中等十餘人並在幕下又以解潛爲
制置使代姚古种師中統西番兵許孝爲前軍統制遣潛
屯威勝鞈屯遼州以寧節制浙兵張孝純子灝爲陜西路
都轉運使兼浙東察訪使與都統制折可永張思正等皆
屯汾州范瓊率山東兵屯南北關山間皆去太原五驛約
以三道并進會城下有張行中獻戰車云可當鐵騎於是

造千餘兩其制兩竿雙輪前施筦籬四梨運轉甚捷每車用甲士三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翼之結陳而行鋏騎遇之皆靡又爲鐵牌施釘其上戰則鋪之於地以却賊馬之衝突然河東七月旦暮已凉而兵猶未進且多江浙閩蜀人皆羸弱不可戰八月劉鞈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鞈兵潰懷州將領王彥戰死而解潛兵與敵遇于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擠師潛軍大敗潛與數十騎走山間師中亦敗走所部兵僅有一二回者執中彥質與河東轉運使高衛錢歸善適至隆德獨思正之兵在汾州其衆尚十七萬號百萬未出戰金人相謂曰鞈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婦女老弱守虛寨以當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

兵以禦思正思正引兵出汾州執冀璟徇於衆曰此不堅守石嶺關還者也斬之是月十五日夜金人於文水縣張歛賞月諜者以告思正瀕襲之斬首數百幾獲李嗣本十六日復出戰金人曰彼衆雖多而喧囂不整無能為也乃以鐵騎三千直衝我師我師大奔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思正以敗卒數千奔汾州瀕以舟兵數百趨慈隰于是威德隆勝汾晉澤絳之民扶携老幼渡河南奔者以萬計諸州縣井邑皆空時黏罕已至彖勝攻太原太原凡被圍九月至是力不支城遂陷　丁酉金人陷真定府吉州防禦使本路兵馬都鈐轄劉翊死之　戊戌金使楊天吉王汭來議事取蔡京童貫王黼吳敏李綱等九人家

屬命王時雍館之時雍議盡以三鎮所入細增歲幣并祖宗內府所藏之珍悉歸二帥且以江東宿師暴露日久欲厚犒之天吉汭頗領其說先取犒師絹十萬疋以行　金人陷汾州知州右文殿修撰張克戩死之　十月庚戌王雲遣使臣至自真定報金人已講和不復議割三鎮止須玉輅冠冕及上尊號等事　壬子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尊號命康王使斡離不軍尚書左丞王寓副之後寓辭以知樞密院事馮澥行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知東上閤門事高世則領遙郡觀察使充參議官初敵騎之退也朝廷遣王雲曹曚奉使軍前六月十九日始回雲曚言金人七月十一日復至燕京十五日議罷兵八月一日更不點集

宰執以為不可信出雲知唐州曦罷職至九月間金人已陷太原始召雲曦再使曦不肯行曰但速起天下兵控要害處必再至又出曦外任宮觀雲請試往探賾其意既至軍前即先遣從吏李裕回稱金人索謝和議禮物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故有是命　癸丑金人陷平陽府初汾州既陷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嶺險峻如壁可以控扼乃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琬統將兵駐平陽以扞北邊然國用乏竭食廩不足士之守回牛者日給豌荳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金人領銳師扼嶺于山上仰望官兵曰彼若以天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爲之柰何徘徊未敢進俄而官軍潰散遂越嶺去平陽琬領

兵遁去城遂陷官吏皆縋城出已而威勝隆德澤州皆陷　辛酉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种師道薨　十一月甲子康王入辭上賜以玉帶撫慰甚至出城北權留定林院候冠服禮物成而行　丁卯王雲馬識遠楊渙趙芾頻等來見康王雲曰當日謂議和成大王方可行馮澥曰如此則李裕之言妄矣雲以鄙語抵澥澥怒即奏雲無禮詆妄誤國大計不報　戊辰雲至自軍前言事勢中變欲得三關而止不然進取汴都中外大駭康王復入門罷馮澥爲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　己丑集百官議主鎮於延和殿各給筆札文武分列廊廡凡百餘人惟梅執禮孫傅呂好問洪芻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人言

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不與者曰朝廷
經三世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四支苟去吾
不知其爲人人民貢賦皆其末也况天下者太祖之天下
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豈可遵乎與者曰朝廷嘗許
三鎭今反不與是我國失信於彼若姑且與之縱後猖獗
則人怨神怒師出無名可不戰乎宗尹言最切王伏地流
涕乞與之以紓禍已而黄門持宗尹章疏示衆曰朝廷有
定議不得異論會李若水歸自黏罕所慟哭于庭必欲從
其請先是金人遣王雲約以十五日以前告割地書到不
然以十五日渡河矣何㮚謂唐恪曰三鎭之地割之則傷
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眞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

以待恪唯唯梅執禮建議清野尋召孫溥及執禮入對議遂定　癸酉晚金人至河東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對壘賊發數十騎來覘回報其帥曰南兵亦盛未可輕渡或欲整兵俟戰有婁宿大王曰南兵雖多不足畏也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以加虛聲盡取戰鼓擊之達旦以觀其變衆以爲然黎明王師悉潰遂長驅而南

甲戌金兵盡渡斡離不屯兵慶源城下欲爲攻城之計宣撫使范訥統兵五萬守滑濬以扞之斡離不知有備乃由恩州古榆渡趨大名　十一月乙亥命康王再使斡離不許割三鎮并奉袞冕車輅以行仍尊金國主爲皇叔上尊號十八字　丙子王及之同金國通和使王汭來云軍已

至西京不復諸三鎭直以畫河為言陸辭殊不遜有奸臣附閤主之語上下洶懼即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唐恪既書敕何㮚大駭曰不奉三鎭之詔而從畫河之命何也㮚不肯書固請罷遂斷諸路門橋諸軍城守至晚詔金人已渡河百官疾速上城金兵由汜水關渡河西京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防洛口望風而退京師聞之土門清野　丁丑王雲耿延禧高世則等從康王出城雲白王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幾一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不移時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答行次長垣百姓喧呼遮道至項盆焚香乞起兵拒賊不宜北去　戊寅康王發長垣入滑州　庚辰康王至相州　壬

午康王次磁州州人殺到使王雲先是雲奉使歸過磁相言敵人聲勢非前日比勸二郡為清野計二郡從之撤近城民居命運積穀入城磁人以是怨雲王至懇謁嘉應侯廟百姓遮馬諫曰不可北去肅王已為人誤初言二太子重信義肅王至河必還大臣亦保無他今果何如實乘馬在後語百姓曰大王謁廟即歸非去也或曰已有萬人守北關雖欲行不可耿延禧高世則諭雲勿與辨雲曰人言何足恤徐進至廟民心益怨至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奸細也祠神畢雲出遂被害及王出廟門父老百姓前擁言曰大王不可北去今離北門五六十里即有番兵尚書是細作適已打疊了王遣人諭以不復北行衆乃引還

初過河之明日巡警任永為敵騎所擒問王所在永不答後得脫因請王回相州會汪伯彥亦以蠟書來言敵遣五百餘兵沿路訪問欲邀襲王王即回具奏河北民心不守磁人殺王雲不令北去且聞敵已南渡故復向相以俟聖裁王令韓公裔訪得他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一知者遣耿南仲使斡離不軍聶昌使粘罕軍且許以大河為界不告知初金人入寇騎軍駐懷州不行者越旬是日遣楊天吉王訥勃堇撒離毋來命吏部尚書王時雍帶御器械王球尚書吏部員外郎王及之館伴天吉云兵已臨大河去國城咫尺間兩國戰爭累年生民塗炭已久比緣小人用事起此兵端今欲休兵致好以誓書遣臣等來復

兩國之歡好止求以黃河為界上不得已從之衲曰陛下敦信許和乃兩朝休兵之幸未知遣何人報聘上曰待遣衲曰春時議和還師以三鎮為約陛下遣張邦昌路允迪割地皆臨時驟進御命而往果見中沮今傾國而來益要理會令失信公事也若不撤左右親信大臣一往必不取信於是上批金人欲割地須兩府二人各令自陳陳過庭以主憂臣辱事首自請行唐恪馮澥皆依違不對耿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辱詔過庭忠誼可嘉時免奉使耆辭免人耿南仲聶昌為告和使日下出門　癸未南仲昌偕王衲等出國門康王次相州　甲申初下詔清野內外驚擾軍民乘時掠財貨焚屋宇城東巡檢龍清等捕殺三百

餘人稍定未幾罷清野指揮民間鼓舞而鐵騎已逼城下矣自此敵兵日至初种師道闕太原皆失利召南道總管司勤王兵及陝西制置司團結兵時總管張叔夜制置使錢蓋得撤兵各統兵赴闕會紀道卒唐恪耿南仲尚務議和語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京城下何以給之兼既已議和使金人知朝廷集兵關下寧不激怒乃止兩道兵毋得妄動如已起發却于原來處分屯兩軍遂散陝西軍往秦鳳熙和南道軍往金房安復州及罷傳城四方兵無一人至者在京諸軍前出戍河北河東往往潰散城中惟衛士上四軍中軍効勇及京東西路弓手七萬人於是殿前司以京城兵諸營兵萬人分作五軍以備緩急救

護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嶽觀姚弋仲統之右軍屯上清宮後軍屯景陽門韋承宗統之又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　戊子金人攻通津門范瓊出兵焚寨擒天吉等再來後以王時雍王球爲館伴　閏十一月甲午金人陷懷州知州徽猷閣待制霍安國通判奉議郎直徽猷閣林淵兵馬鈐轄武功大夫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武經郎趙士許訓武郎張湛修武郎于潛統領彭澧路兵馬保義郎沈敦秉義郎張行中及郡隊五人皆死之　丙申又陷拱州　丁酉敵初至即力攻東壁劉延慶總邊事措置頗有法遇夜即城下積草數百爇之以警時有議置九牛砲者雖碓磨皆可施于東壁用之皆碎其雲梯鵝封護

國大將軍斂知東壁不可攻于是過南壁以洞子自蔽運薪土實護龍河初決汴水益深至是皆水涸敵又爲梁安機石矢石不能及　戊戌金人遣蕭慶揭眞誥撒離母勃極烈等來求和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濋率牙兵十餘下城與之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　己亥金人復于護龍河壘取道姚弋仲選銳卒下臨分布弩砲入于城上縛虛棚士衆山立箭下如雨橋不能守進乃棄去又造火梯雲梯偏橋撞竿鵝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也　庚子幸東壁金人復遣蕭慶等來貸糧且議和　癸卯幸安肅門至朝陽門賊箭及駕前旗下令軍士三百餘人縋城出戰殺賊數百復縋而上命以官者數十人敵築望臺度高百尺下

覘城中又飛火炮𤐫樓櫓將士嚴警備旋即結治及造雲梯施大輪以革冒之衆譟推以叩壘將士出鈎竿挂之使不得進近則以鈎矛取之發大焚梯敵數引却復用鵝車洞子攻北城軍士擊九斗弩一發而貫三人詔慕人口敵砲架鵝車洞子及入分者白身授團練使餘以次授賞張叔夜開南壁飛石擊樓櫓與范瓊分處下兵襲金營欲燔砲架遥見鐵騎主師不克陣而奔相蹈藉及陷隍死者以千數　聶昌至絳絳人殺之　甲辰金人陷亳州　丙午遣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尚書左丞馮澥宗室士䛅詣金營請和乞罷攻城斡離不復遣使來曰南朝約和失信今欲盡得河東河北之地然後罷兵可先割兩路地次遣不割

地大臣過營再講和好遂以祠子屋負土填濠　戊申過登天橋來攻通津門是日命康王為兵馬大元帥先是武學生秦仔及張九成馮朝英甄邦傑四人應募齎詔省假閤門祗候惟仔先至于頂髮中出宸翰黃絹三寸云檄書到日康王充兵馬大元帥陳遘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副元帥速領兵入衛王室應辟官行事並從便宜王捧詔嗚咽望闕拜愬軍民感動　壬子復遣曹輔馮澥及仲溫士訥使金營　癸丑仲溫士訥回云金人須親王并何㮚至軍前　甲寅大風自西北起俄雪下鋪地數尺連日夜不暫止敵于通津門及宣化門東立天橋數座下瞰城中砲傷王跌足流血范瓊發兵千人自宣化門出戰氣甚銳

迫逐敵衆敵棄而北士卒貪功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間冰陷裂卒驚亂敵衆臨岸効死迎敵没者五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挫折　丙辰大風雪金人由宣化門擁兵登城守禦人棄甲爭走通津門之南亦破金兵下城縱大殺旁居人殆盡俄而傳令殺人者族遂止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是日午時陷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初金兵之去也師道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後患至是果然初敵用雲梯薄城我以撞竿衝破之殺敵兵二千人彼即收瘞及再攻城殺我軍三百五十餘人經宿猶伏尸城上破腦貫胷横卧血中衆卒見之心懼欲潰又王宗濋嘗許策應軍士告身金帛卒不與軍

士皆忿出怨言再及策應不肯就募京城濶遠斥堠音問不相接妄傳語言相鼓唱將帥莫有以身先士卒者禁制之故兩日之內四壁卒皆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四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六

欽宗皇帝

内禪

政和四年二月癸酉皇子桓冠于文德殿　三月丙子朔詔皇長子冠禮畢禮官强淵明等賜銀絹有差　辛卯詔皇長子桓可以來春出閤立爲皇太子　五年二月乙巳詔長子太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桓可立爲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甲寅御大慶殿册皇太子禮畢大赦天下　六年六月癸未皇太子納妃宣和六年八月庚午皇太子奏本府學官耿南仲先被旨講周易訖續講尚書今周易已講訖乞講尚書從之　十二月甲辰皇太子

奏昨奉旨令本府學官李詩耿南仲讀前漢書今已畢欲
接續讀後漢書從之　七年十二月丁巳御筆皇太子除
開封牧餘依故事並出朕志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
制諭此意　戊午皇太子入朝上有旨令去太子所佩魚
賜以排方玉帶排方玉帶非臣下所當服也上又賜太子
以小直殿二人太子既拜賜而二宮嬪入見太子視之曰
我要阿底作甚蓋上初即位欽聖皇后以二侍人賜之上
時已有內禪意故踵前迹而有是賜是日金人圍中山府

己未手詔朕獲承祖宗休德託於士民之上二紀于茲
雖兢業存于中心而過咎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
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

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已下信詔大革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宿害凡茲引咎與自朕躬庶以少謝天人譴怒之心保祖宗艱難之業慨念前此數有詔旨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應天變行之未久奪於權臣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信士氣沮傷今日所行質諸天地後復更易何以有邦況當今急務在通下情不諱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策庶能改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

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邑守令各率師募兵勤王沿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賞不限常制其有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爲國家建大計定大事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使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應中外臣僚士庶並許實封直言極諫於登聞檢院通進司投進朕當親覽悉行施用雖有失當亦不加罪所有下項指揮立便施行敢有沮格及以給絶爲名暗有存留並肆諸市朝與衆共棄咨爾萬方體予至意諸局及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百姓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廩及罷諸燕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糴本及

椿充募兵賞軍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罷道官及撥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六尚局並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採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防非危急泛科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依例送朝廷請寶舊法施行吏不得請筆斷遣畫旨大理寺同詔字文虛中所革也

實錄詔旨並於二十二日己未載此詔封氏編年係之二十一日戊午今不取

是日上召粹中弟虛中至內殿同三省樞密院官議事適報黏罕兵迫太原上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封殖契丹

以為藩籬令金人兵兩路並進御料事勢如何虛中云賊兵雖熾然羽檄召諸路兵入援結人心使無畔怨憑藉祖宗積累之厚陛下强其志勿先自怯決可保無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己詔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上宣諭云虛中便就此草詔虛中奏言臣未得聖旨昨晚已草就專俟今日進呈上令展讀虛中又列出宮人斥乘輿服御物罷應奉司罷西城所罷六尚局罷大晟府內臣寄資等十餘事於所草詔上覽之曰一一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虛中再拜泣下同列尚有猶豫者粹中奏乞依此出畫黃寫勑榜上令速行遂呼省吏及諸廳人至都堂謄寫旋次印押付出於京城張掛

此據宇文粹中承詔錄附見二十二日已未罪已詔後

虛中所草詔如內臣寄資等抑不見在詔內蓋當時亦

有先已施行者不待降詔也

初童貫得敵茹越寨之牒文及開拆乃撒書其言不遜所

不忍言貫與大臣共議恐傷天意不敢奏及議下詔求言

而詔本數改易未欲下也

茹越寨牒文已載初五日據蔡絛此云撒書不遜所不

忍言蓋牒外必有撒也

李邦彥謂不若以撒書進呈用激聖心冀得求言之詔亟

下爾翌日早大臣於宣和殿以撒書進上果涕下無語但

曰休休卿等晚間可來商議蓋此日內禪之意遂決

此據蔡絛紀實修入虛中草求言詔乃二十二日進呈金人徼書乃二十三日蓋求言詔雖已草定猶未下次日乃下也蔡絛又言貫奉命宣撫河北東諸路及其遁也無上命而遽還宰相及樞密府或不能語方引之都堂與共商議下求言詔又不召翰林學士乃用貫之參謀宇文虛中草詞大凡皆不正

通直郎陝西運判官李鄴借給事中使金人諭以將內禪且求和先是已降制皇太子兼開封牧置官屬尋有旨幸淮浙

宇文粹中承訓錄十二月中旬降制皇太子兼開封牧置官屬後二日上有旨幸淮浙又兩日遜位所稱日或

小差令稍政之

輔臣奏請皇太子監國上允從進呈東宮置師保官及條屬盡以侍從兩省官兼領上曰三省樞密院官屬留京師從皇太子百司皆不可動輔臣乞量差扈從臣寮上令取紙筆自批太宰白時中兼領樞密院使為行宮使右丞宇文粹中兼中書侍郎為行宮副使輔臣乞差提舉行宮事務等官四員上曰京師事體今日允宜增重行宮無事只須兩員給舍六曹臺諫皆不必倫有所降指揮事止令三省樞密院行司出劄子直下諸處於是止差提舉事務二員官後兩日遂內禪乃詔前所差三省樞密院行司官白時中等皆罷

此據宇文粹中丞訓錄增入又云白時中等皆不須從
行止差門下侍郎吳敏為恭謝行宮副使今附見於此
庚申上禪位於皇太子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賴天
地之靈方內乂安二十有六年恭惟累聖付託之重夙夜
祇懼靡遑康寧乃憂勤感疾慮壅萬機斷自朕心以決大
計皇子桓聰明之質日就月將孝友溫文聞於天下主鬯
十載練達聖經宜從春宮付以社稷天人之望非朕敢私
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予當以道
君號退居舊宮予體道為心釋此重負大器有託實所欣
然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協心永底予治詔文給事中直學
士院吳敏所草也即以敏為門下侍郎初有詔集從臣赴

都堂問計敏即詣閤門請對禮部侍郎李彌大不及候對班方晨朝遂留立廷中請對因言車駕當守宗廟社稷不當出幸敏既候對班少宰李邦彥爲奏敏嘗召見　戊午詔隨宰執晩候對於文字外庫是日不果召　已未登閤門鄧文誥傳旨令隨宰執復候對于文字外庫是日召對于玉華閣下（或言蔡攸引至玉華閣下者非）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樞密院蔡攸童貫執政張邦昌趙野宇文粹中蔡懋皆在而宣諭使宇文虛中制置使王蕃亦預召宰執奏事退立王蕃前奏事復退立敏前奏事曰願請間上皇顧群臣少卻立敏曰金人渝盟犯順陛下何以待之上皇蹙然曰奈何時上皇東幸計已定嘗詔除戶部尚書李梲守金陵敏率給舍

詣都堂白罷之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此命累行當死不奉詔梲等遂罷行及皇太子除開封牧上皇去意益急敏於是奏上皇曰聞陛下巡幸之計已決有之乎上皇未應敏曰以臣計之今京師聞寇大入人情震動有欲出奔者有欲守者有欲因而反者時歸朝官在京甚衆以三種人共守一國國必破上皇曰然奈何敏曰自寇之入臣嘗私禱於宗廟昔者得於夢寐不知許奏陳否上皇曰無妨敏曰臣嘗夢水之北螺髻金身之佛其長際天水之南鐵籠罩一玉像人謂之孟子孟子之南又一水其南有山坡陁而臣在其間人曰上太上山臣嘗私解之曰水北者河北水南者江南佛者金人太上者陛下宜自知所謂而不諭所謂

孟子臣嘗以問客有中書舍人席益諭臣曰孟子者元子也上皇頷首敏曰陛下既曉所謂臣不避萬死陛下定計巡幸萬一守者不固行者不達奈何上皇曰政憂此敏曰陛下使守者威福足以專用其人則守必固守固則行者達矣上皇稍開納敏曰臣所陳上事陛下既曉臣所謂陛下果能如臣策臣敢保聖壽無疆陛下建神霄有年矣長生大君者聖壽無疆之謂也然長生大君旁若無青華帝君則長生大帝何以能聖壽無疆青華者春宮之謂也上皇大喜敏曰陛下能定計則宗社長安不能定計則恐不免於顛覆宗社之安危在陛下今日又曰陛下若早定計以臣觀之事當不出三日過三日守者勢未定威福未行

敵至無益也時金兵已越中山而南計程十日可至畿甸故敏以三日為期上皇嘉許敏遂以劄子薦李綱曰臣伏見太常少卿李綱明雋剛正忠義許國自言有奇計長策願得召見蓋綱嘗過敏家為敏言上宜傳位如天寶故事與敏意合敏薦之冀上皇或有顧問也上皇命三省批旨令綱來日候對于文字外庫敏退立宰執復奏事皆退上皇留邦彥語少頃獨召敏與邦彥嘆息曰有賢臣少宰更不要疑蓋前此上皇嘗以此計詢邦彥未承詔敏蓋不知也上皇顧敏諭旨邦彥曰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辭曰臣為陛下畫計臣當從陛下巡幸臣之分也陛下且傳位而臣乃受不次之擢臣豈敢上皇曰不□卿豈敢言

或云內禪之際攸除敏為門下侍郎者非兼有次日上
皇授與邦彥帖子處分內禪事敏除門下侍郎亦在帖
子上是上皇御筆
上皇曰不要稱太上只稱一名目如道君之類又曰何日
可敏曰臣適奏過三日恐無及上皇既輪數甲子曰來日
亦好卿明日與邦彥同來上皇曰居禁中與居外孰便邦
彥曰居禁中恐終未便上皇曰莫須稱疾敏曰陛下至誠
定大策恐亦不須上皇曰待更思之是日敏退詣都堂見
邦彥曰上意已定今日敏當與樞公條所當施行事適聞
今夕鏁學士院敏適當制願相公為奏乞宣他學士留敏
議事邦彥不許敏遂宿院中草种師道何灌兩制是日自

學士院復對玉華閣下宰執奏事退立上皇召邦彥與敏
曰計已定矣今日好因出一帖子寘邦彥懷間皆上皇親
批合施行事如出居龍德宮皇后居擷景西園鄆王罷皇
城司敏除門下侍郎內侍隨過龍德宮而輒過者斬之類
上皇皆自處分畧具上皇曰不可不稱疾恐變亂生敏曰
亦好上皇曰只稱道君敏請稱太上皇帝上皇曰卿不須
泥古又曰誰草詔邦彥曰吳敏學士也上皇曰甚好須要
詔卿須道朕不能內修政事外服遠裔意又曰朕此舉上
承天意次安宗廟下為百姓又曰卿昨日計中原數百年
利害是朕意也敏涕泣受詔退俟廡下宰執復奏事上皇
謂蔡攸曰我平日性剛不意蜂蠆敢爾因握攸手忽氣塞

不省墜御床下宰執亟呼左右扶舉僅得就宣和殿之東閤羣臣共議一再進湯藥俄少甦因舉臂索紙筆上皇以左手寫曰我已無半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宰執無語又問諸公如何又無語即左右顧無應者遂自書曰皇太子其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又曰吳敏朕自拔擢今日不負朕可呼來作詔乃詔召皇太子及三衙并召敏敏承命以詔草進上皇指朕當以道君號退處舊宮處曰改朕為予遂左書詔尾曰依此甚慰懷初上皇諭內禪于宰執白時中久執不可上皇屢左書紙曰少宰主之時中久乃受詔是日李綱袖劄子侍對請傳位太子不及召而上皇疾作皇太子至榻前慟哭不受命童貫及李邦

彥以御衣衣太子舉體自撲不敢受上皇又左書曰汝不受則不孝矣太子曰臣若受之則不孝矣上皇又書令召皇后皇后至諭太子曰官家老矣吾夫婦欲以身託汝也太子猶力辭上皇乃命內侍扶擁就福寧殿即位太子固不肯行內侍扶擁甚力太子與力爭幾至氣絕既蘇又前擁至福寧西廡門宰執迎賀遂擁至福寧殿太子猶未肯即位時召百官班垂拱殿已集日薄晚時中曰不候上即位先出宣詔時中請任此事遂出宣詔群臣願見新天子班未退宰執錯立垂拱殿上梁師成自禁中至曰皇帝自擁至福寧殿至今不知人宰執相顧初淵聖在宣和未受命邦彥曰皇太子素熟耿南仲即以語召南仲至是南仲

已至敏率南仲排垂拱殿後閤欲至福寧内侍止之與爭
良久見梁師成過廷中敏呼師成師成欲拒曰容奏知少
選曰許入遂與南仲至福寧殿南仲以詔宣御醫敏以詔
召宰執又以詔退群臣辭以晚別日御殿宰執遂見上皇
於宣和殿還見太子於福寧皇太子既即位上皇命宇文
粹中管軍臣僚及皇城司官止宿於内東門一更後宰執
請上皇降御筆以鄆王楷管皇城司歲久聽免職事并乞
以王宗濋同管殿前司公事上皇依奏二更後中書省降
指揮仍先出劄子付皇城司　辛酉欽宗始御崇政殿太
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率文武百官入賀日有五色暈挾
赤黄珥又有重日相盪摩久之乃隱上初在福寧殿未知

人時童貫有易置語李邦彥等皆聞之貫語既不欲是日
內侍傳言御宗政殿宰執立廷中閣衛士迎駕起居聲始
相慶上皇將出居龍德宮宰相率百官起居廷中宰執仍
入對壺春堂既見皆慟哭上皇亦出涕因諭羣臣曰內侍
皆來言此舉錯淳議可畏顧邦彥且力主張吳敏曰言錯
者誰願斬一人以厲其衆上皇曰衆訛至不可記也又曰
皇帝之上豈容更有他稱乃並稱嗣君者仍密諭邦彥曰
師成也上皇又語邦彥曰人情頗接稱嗣君者可見翌日
宰執再至龍德有執政附耳奏事上皇者上皇正色顧宰
執曰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許留身大臣豈可如此 道君
皇帝出居龍德宮皇后出居擷景西園少宰李邦彥爲龍

德宮使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門下侍郎吳敏副之　壬
戌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百官進官一等賞諸
軍有差翰林學士王孝迪賫草赦文而不著上自東宮傳
位之意四方多以爲疑士論非之立皇太子妃朱氏爲皇
后　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
曰道君太上皇帝后　詔曰朕聞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
有天下尊歸於父茲古今之通誼實帝王之彌文與自眇
躬嗣稱潤典道君皇帝剛健篤實齊聖廣淵殫二紀之憂
勤倦萬機之聽斷乃以神器屬予冲人猶蹐地以牢辭終
籲天而莫獲難極天下之稱誦難名揖遜之風難盡海宇
之責珍莫報生成之德用仰遵於聖訓仍參考於前猷祗

奉徽稱式光大蒼道君皇帝宜恭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
上皇帝應自今龍德宮供奉所需以至金帛緡錢之屬務
極隆厚事於禮儀者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以稱朕圖報天
恩之意又詔朕膺道君付託之重饋玉食於殊庭懷母儀
顧復之恩飾椒塗於別苑方均孝養仰奉慈顏宜加優於
徽名用式遵於聖訓仍飾應府祇事中閒几下教之時須
敢一物之不備以稱朕躬問安之志以隆天下孝愛之風
道君皇帝后已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居於擷景西園其
恭上尊號曰道君太上皇帝皇后一切供奉用度禮儀之
屬務極隆厚有司議定討論以聞詔改來年元曰靖康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四十六